

一部以辛亥革命激荡风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
一幅以清末绍兴台门故事为架构的民俗画卷

祝兆炬◎著

台门

TAI MEN

宁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门 / 祝兆炬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80743-834-2

I. ①台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60506 号

台门

- 著 者 祝兆炬
责任编辑 王松见
封面设计 王 珍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315040
联系电话 0574-87287264(编辑室) 0574-87279895(发行部)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5
字 数 350 千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834-2
定 价 32.00 元
-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承印厂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品人物

一、“八仙女”影射的人物

稽：李稽，陆发发妻，旧式女子，思想保守。投江自尽。

英：林志英，陆发后妻，头脑灵活，新兴的女商人。遭枪杀。

芬：影射两人——章益芬（二嫂嫂）和沈苏芬。她们是旗杆台门的两个女子，嫁的都是病夫，遭遇无奈，但能忍受。

芳：陆芳芳，旗杆台门陆屹长女，后为斜角台门金家少奶奶。善于调和矛盾，却被沉湖而死。

水：影射两人——谢阿水和陆水。她们都主张复仇。前者是乡村的农妇，为报夫仇而死；后者是林公馆的少奶奶，为报情仇遭遇麻烦。

山：影射两人——小九妹和山妹。她们本是主张自主的良家妇女，但都不能自主；城里的小九妹为帮丈夫解脱家困红杏出墙。地处深山的山妹被人任意糟蹋。

云：影射两人——季小云（水木嫂）和潘云云。两人都有“爱的尊严”，但被社会剥夺了。季小云与流狼汉姘三一相亲相爱，刚要成亲，姘三一却被衙门抓走了，经受不住打击的她生病、发呆、投河而死。潘云云倾心于“替天行道”的强盗头子谭香三，与他成了亲；发现谭香三只是“挂羊头，卖狗肉”时，她尊严顿失，跳崖自尽。

梦：影射三人——张梦梦、李梦和陆梦如。她们的痛苦遭遇，真像一场噩梦。张梦梦，嫁夫死夫，入庵为尼，与革命党人陈志新一夜情，事发后逃入深山。李梦这个旗杆台门的小孤孀，命运够苦了，却偏偏雪上加霜，又遭遇被抢卖掉的厄运。陆梦如去看戏，惹来了大祸……



二、以住地为中心的主要人物(上述的不列)

(一)旗杆台门

陆发:秀才,后被贫困所迫,丢掉斯文经商,最后因妻子被杀等种种打击,痴呆。

陆寿:陆发的养子,张梦梦与陈志新的私生子。

陆立:大龄光棍,长期单恋秀才娘子李稽。

三太公:名陆渊、陆老三。族长。老监生,诚实守信,二嫂嫂的情人。自尽。

四太婆:陆凌氏,虽生活无奈到了极端,但艰苦奋斗、宽容待人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。

姒三一:流浪汉,出生在世守大禹陵的姒家村,租住在旗杆台门。财主金友的侄子,水木嫂的情人。

陆屹:陆发的长兄,芳芳的父亲,商人,被雇工杀死。

陆星:三太公之孙,堕落得不可救药。

陆亮:四太婆之子,沈芬苏的丈夫,因纵欲过度引发了一场家难。

(二)斜角台门

金琪琪:金友之妻,金家的主人。生性顽强,看准了的事一定要办成。

金友:品芳里最大的财主。出身低微,心胸狭窄,自招杀身之祸。

金宝:金友之子,正在变坏的少爷。

三姨妈:金友之妾。会仗势欺人,但简单幼稚。

(三)林公馆

宋琪琪:林家母,生林震、林志英,为人善良,与金琪琪是同母异父关系。

林震:小名禾官,陆水的丈夫,英国商务代办。

(四)地藏庵

老祖:丁素珍,老尼,倡导“宽容众生、善待万物”的佛家。金琪琪、宋琪琪的生母。

二祖:刘香珠,老尼,陆渊(三太公)的生母。

三祖:徐爱姑,老尼,光复会干将陈志新的生母。

(五)陈宅

秦国栋:原是绍兴黑道头目,后任绍兴布业商会会长,资助光复会。

陈 娘:原为名门小姐,因家庭变故,流落妓巷,后与秦国栋结合。

秦潇潇:秦国栋与陈娘的女儿,陆水的情敌,为人大度。

三、其他人物

陈志新:林山明的丈夫,秀才,光复会得力干将,后被官府杀头。

谭香三:潘云云的后夫,强盗头。

谭香进:孤孀李梦的后夫,谭香三的远房堂兄,以诚心为本。

舒 威:慈禧太后钦点的绍兴统领,民国时沦落为车夫。色鬼,姘过小九妹、林山明。

皮南山:小店主。陆水昔日的情人。

张 冲:秀才,林志英前夫的小叔,老光棍,秦国花的姘夫。

戴 维:英国伦敦大学文化研究所东方考察室的一位学者。

目 录

楔 子	/ 001
第一章	/ 001
第二章	/ 015
第三章	/ 035
第四章	/ 051
第五章	/ 064
第六章	/ 074
第七章	/ 090
第八章	/ 095
第九章	/ 103
第十章	/ 113
第十一章	/ 134
第十二章	/ 148
第十三章	/ 156
第十四章	/ 169
第十五章	/ 180

第十六章	/ 190
第十七章	/ 202
第十八章	/ 210
第十九章	/ 222
第二十章	/ 243
第二十一章	/ 263
第二十二章	/ 280
第二十三章	/ 301
第二十四章	/ 309
第二十五章	/ 330
第二十六章	/ 345
第二十七章	/ 351
第二十八章	/ 374
第二十九章	/ 397
第三十章	/ 405

第一章

秀才陆发家今天迎客。

1905年的绍兴城里，黄包车还刚刚行市，只要有一辆过来，路人就会“喔”、“喔”地惊叫。这不，品芳里旗杆台门里，一清早在家等的秀才娘子李稽听到这惊叫声，说：“陆水来了，陆水来了。”喜滋滋地往台门口走。

黄包车在台门口的石碑坊下嗒地一停，车上跳下一个少妇。秀才娘子迎了上去，说声“小妹来了”，争着给她付了车钱。车夫问：“这样客气，是两姐妹？”李稽说：“我们是姑娘阿嫂。”车夫啧啧称赞道：“你们这对姑娘阿嫂，漂亮得可以入画了。”

初夏的品芳里，远山隐隐，近河粼粼，呈水街神韵；茶楼嘈杂，酒肆赌唱，壮堂口声雄。飞檐路亭，日有瞎婆词话，新词与妙曲共远；斗拱台门，夜闻尼姑宣卷，清境同佛理相融，更兼笛韵悠悠赏心，越调娓娓动听，文采风流，时时映衬湖光山色；人烟稠密，处处不愧水街美称。

品芳里正在开市。一边店家一边河的单面街，家家店堂卸了排门，账房毫无必要地擦拭着坐桌，伙计提着东西往店门口摆，掌柜算计的目光乱射着。五更就热闹了的茶楼，生意好得把茶桌摆到了廊沿。穿着褴褛的渔夫，手拎甲鱼、河鳗之类的昨夜收获，穿梭于茶客中间。刚溜到河沿的一只只小划船，载菱藕、蔬菜、螺蛳、鱼虾、酒酱、柴、米和布绢，无船不商；头戴乌毡帽、红着酒糟鼻的船主们，荡

船岸下，寻寻觅觅地找着适宜泊船系缆的所在。摊贩们肩挑手提货物，从东双桥奔来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头望一下，他们已把货物在品芳里摆得花花绿绿一世界，且相互碰着头，在借火吸烟了。上灶埠船起了锚，船老大用油光丝滑的嗓音吼道：“到越秀桥、上灶埠头的客人上船啰——开船啦！”正在吃喝拉撒的船客，或立即放下碗筷，或赶忙掇起裤腰，喊着“等一等”，慌忙快速地赶来，晨曦中拖着一群群纷乱而老长的身影。姑娘不禁感叹道：“这品芳里越来越拢市了。”“是的是的，”嫂子说，“现在还好嘞，过一息息，要过去，挤得人只好侧转走了。”“做啥要侧转走？”“你不怕人家吃你豆腐？”嫂子说着，手试向了姑娘一动就抖的胸脯。姑娘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笑声引出了隔壁皮记南货店的南山老板。一见陆水，南山惊喜得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嗫嚅着嘴巴，好久才说：“怎么来的，你？”这对男女小时历过一番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陆水也十分高兴，模仿孩提时代两人玩戏的样子，手指作兰花形向对方作揖道：“怎么来的？小女子是被淮洪逼过来的，南山老板布施小女子则个。”南山听后笑道：“还是老样子，旧性不改。”陆水意在言外地说：“旧性不改怎样，难道你改了？”两人眼意心期的目光肆无忌惮起来。嫂子倒替她们红起了脸，一把把姑娘拖进了台门斗，咬了她一会耳朵。陆水道：“你响一些，我听不清。”嫂子头皮往台门外一扭，见南山进店了，就回转头来稍稍放高一点声量道：“碰这种又臭又辣的雄头要闯祸的——告诉你，他一直在惦记你，说你那个东西他生吃都会吃！”姑娘生气地打了嫂子一下，然后扑哧一声，扭转头有恃无恐地笑了起来。

姑娘一进家门，向坐在花梨太师椅上的男子亲热地喊一声：“二哥！”秀才点点头，懒懒地说：“来了，坐。”秀才娘子横了老公一眼，说：“小妹到了，也不起一起身，屁股被钉头钉着？——小妹，你这里说说也不要紧，懒是懒得来——他！”小妹啪地打开了王星记扇厂制的象牙骨绸折扇，扇了起来，说：“真热。”秀才娘子绞了块凉毛巾，递过去，小妹随便地擦了一把，丢给了她。秀才娘子说：“坐、

坐。站着干么？腿脚站得膨膨肿的，为省凳钱？”小妹扑哧一笑，说：“二嫂笑话越来越会讲了。”秀才鼻孔里“哼”的一声道：“她除了会讲笑话，还会什么？”小妹心知肚明，二哥在埋怨二嫂不会生产，结婚十三年了，夫妻俩还是上床一对，下床两个，没有什么多出来。她赶忙把话题一转，问：“小哥怎么还不到，杭州夜航船是一早到西郭的。”

小哥即陆善。旗杆台门的同福房，上辈有兄弟两人，老小出外在杭州做师爷，老大守祖业，生有三男一女：屹、发、善、水。老小拜堂十几年，没有生育，就将老大满月不久双胞胎中的小儿子陆善抱养了过去。俗言道，儿子过继，断金断谊，老兄弟俩极少来往，陆善只有为生父生母去世奔丧，才来过两次绍兴，平时，兄弟姐妹极少见面。今天来家，因儿子要报考保定军校，家中缺乏川资，以及各种各类不菲的出支，准备把旗杆台门里早分给自己的一间楼房卖掉，以应儿子赶考之用。

“哼，”秀才鼻孔里又是一声，接着小妹的话语道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小的脾气：自己戴不上秀才帽，恨不得对儿子饲书，西郭上岸，会一路走一路向儿子讲讲绍兴，走到品芳里，中饭赶得上就要谢谢他了——你们姑娘阿嫂说说话，我到楼上看看书。”秀才说着上楼去了。

秀才娘子把矮桌小凳搬到了弄门口，摆上了茶水果品，招呼道：“小妹，到这里来坐。今年天时热，这里的弄堂风阴稠稠的，有一上午可荫凉。”

姑娘阿嫂一落座，嫂子问：“津津、丁丁怎么不来？”津津是姑娘的五岁女儿，丁丁是她三岁的儿子。姑娘道：“丁丁顽皮，不敢带他来；津津说喜欢跟着婆婆听尼姑宣卷，不来。”然后将话题一转：“我看二哥是越来越败兴了。”嫂子哎地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怨你二哥凡事没有兴头，懒懒散散，牢骚满腹；只恨我自己肚皮不争气，十三年了，就是不出。”说着闪出了泪花。姑娘从旗袍的腰纽上摘下了手帕，递过去，坐到了嫂子的身边，悄悄问：“二哥来得？”嫂子摇

了一下姑娘的膝关节，别转了脸，肯定地说：“来得，真来得。”“你一个月的女事正常？”姑娘问。嫂子点点头。又问：“房事时，屁股用枕头垫起来不曾？”又点点头。“去姿势换换。”姑娘说。嫂子的道：“不敢换。总想他去中举人、考状元。”“换换姿势，与二哥的考举有什么关系！”嫂子剧烈地摇摇对方的膝关节，皱着眉头道：“你懂什么！”换了话题，“这弄堂风凉吧？——小妹，你真福气，生了一男一女两枝花，小姑爷又会赚钱，是英格利的什么？”“英吉利！英吉利贸易公司中国分公司驻浙江东部代理买办。”姑娘说。嫂子的道：“喔，啰啰唆唆的，听起来，像老太婆尿尿——滴滴答答地尿不尽地尿。”姑娘笑着拍了她一扇子，道：“你又来了。”

台门口来了豆腐挑子，吆喝声哆嗦得像被风吹着的蜘蛛网：“油——炸臭豆腐嘞，油炸臭——豆——腐！”嫂子知道姑娘喜欢吃臭豆腐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喔，烂脚长寿来了，人说他炸的臭豆腐好吃，我去买几串来。”不一会，嫂子把三串刚出油锅的臭豆腐，辣末搽得红通通的递给了姑娘，见她想分一串给自己吃，就手摇摇说：“你吃你吃，我不吃，臭烘烘的，有什么吃头。”姑娘一边吃一边说：“唔唔，烂脚长寿炸来好，我们那边的没有这般好吃。我就喜欢吃又臭又辣的。”嫂子说：“小姑爷林代办也一定是又臭又辣的。”姑娘扑哧一笑，踢了她一脚，说：“你又来了。”

姑娘舔嘴抹屑地吃完了油炸臭豆腐，用嫂子递过来的手巾擦着嘴问：“大哥大嫂好吗？”“好、好。”嫂子说，“他们儿女一大班，人丁兴旺。大哥做捐客，这里的捐到那里，那里的捐到这里，赚钱不会少。”“噢——记起来了，”姑娘喝了口茶，放低声音说，“听人说，大嫂的弟弟，就是他爹拾来的儿子早几年就抛掉妻子从陈家台门出走了，再没有回去过，说什么去参加光复会，革命去了——大嫂没有说？”“这又不是喜事，她肯说？”姑娘倾身过来，用手捂着嘴巴在嫂子的耳边悄悄说：“听说她那个弟弟，是她爹年轻时与地藏庵的徐婆子私生的。孩子一出生，他爹就把儿子从庵里抱回了家，嘴上说是拾来的。”嫂子惊得直起了腰，感叹道：“还有这样的事，徐婆子

生的？徐婆子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法尼呢！”

这时只听到台门外叫卖笃螺蛳声，靠在岸边螺蛳船上的卖主击打着手中的竹管，有气无力地喊：“笃——螺蛳。”卜笃，卜笃；“笃——螺蛳。”卜笃，卜笃。嫂子说：“我正等着，要去买几碗，中午给他们下下酒。”

不一会，嫂子回来了。姑娘站起来一看，见买了一兜篮，惊叹道：“买得这么多，当饭吃？”嫂子说：“你二哥另外好省，一碗油爆螺蛳餐餐省不来，买得再多也吃得完。”说着，把兜篮里笃好了的螺蛳朝盛满了水的木盆哗地一倒，说：“给它漂漂，螺蛳肚里的脏东西漂点出。”

两人又原位坐下。姑娘说：“看上去二嫂一点都不老，十多年前进门来多漂亮，现在还多漂亮。”“老太婆了，还说我不老。”嫂子说。“真的真的。”“真什么！”嫂子说，“你生养过了的漂亮、后生，是真正的漂亮、后生，我没有生养过，是假的。”“这怎么说呢，”姑娘说，“我姑娘林志英也没有生育过，年龄要比你小，我看看还是你后生。”嫂子半信半疑：“不会吧？”姑娘悄悄道：“我们林家刚去世的那位姑爷是这个的。”做了一个抽鸦片的手势，“我家姑娘可能嫁过去几年，活寡就守了几年。”嫂子着急地说：“这怎么过得下去，男人抽鸦片，做女人的还有啥味道？”姑娘说：“后来倒好，张家的上百亩田地，廿几间街面房抽得个精空。不能抽了吧，还要抽，只好逼着老婆出门做生意。好在我婆母的几个兄弟在东山王化开茶栈，我家姑娘就抛头露面地跟着男人做茶叶生意，老公只要有烟抽，不管老婆今天跟这个，明天跟那个。”见嫂子开口要说话，知道她要说什么，忙抢着说：“我家姑奶奶虽是个生意人，却志向很高，国家的事要她先着急，常指责她哥崇洋媚外，烂男人一个，与他三日两头吵的；做姑娘时，知书达理，我曾暗叹：京都大学堂教授的女儿就是与众不同。还悄悄地同我说过：最怕以后要同一个坏男人、臭男人、破男人睡。可惜……”

嫂子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削一只梨头来，给你解解渴。”姑娘赶忙

起身，一把将要走的嫂子揪到座位上，说：“谁要吃梨头！我们姑娘阿嫂难得会拢说说话——哎，做女人真难。”嫂子疑惑不解地问：“你还会难？——老公天天发洋财。”姑娘道：“不是说我——我姑娘的姑娘出家当尼姑去了。”“几岁？”“还是十九岁出家的，尼姑两年当下来了。”“年纪轻轻怎么守得住？”“守得住要守，守不住也要守。”“为啥？”“属白虎星的——十五岁订的婚。一订婚她的对象一病不起，一年后病人膏肓了。婆家为给儿子结婚冲喜，一顶轿子抬了她过去，当夜知道了她下身无毛。男家说是她这颗白虎星克了他儿子。几天后，借板头挺着的儿尸，要挟起了女方。好说歹说，赔了男家三亩田，退回了娘家。十八岁做了人家的填房，是那个男的在她身上荒淫无度，一年后，又死了。老戏重唱，女家又赔了男家三亩田。这次她爹再不敢接她回家了，贴了地藏庵三亩田，让她做尼姑去了。张家台门邻近的人叫她九亩头的。她的法名叫、叫，喔，叫妙灵，叫妙灵！”“喔，是妙灵小尼啊，看上去蛮秀气的，经常在我们台门口路过。”嫂子说。

时间已到半上午，今天有客，嫂子不得不去厨房了。

陆水对着走向厨房的嫂子背影道：“我到皮南山店里走走。”

嫂子一听，立即扭转身来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到他店里去干啥，去拔草寻蛇？”

“二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陆水解释，“今天来的杭州阿侄陆彪不是要去报考保定军校吗？皮南山的亲叔叔叫皮屹鼎的就是保定军校校长，我是给陆彪阿侄去找找关系、开开路子的。”

“噢——这倒应该去走走了。”嫂子搔起了头皮，但她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，关照道：“去去就来，不可久留。这种雄头惹不得。要是你与他有个水落石出，作为娘家人的我们是无力给你收场的，你知道皮南山的岳父是谁？是秦国栋，商会会长，不好惹的。”

过了一刻钟，陆水回来了。只见她红着张粉脸，一手护在旗袍腰纽的所在，进门就悄声喊道：“二嫂，你的针线筐在哪？针线筐给我。”秀才娘子从厨房出来，见状，就猜到了事情的八九分：刚才，在

账房里,皮南山心急得把她的旗袍腰纽摘落了。嫂子也不问,只是帮她缝纽子,心想: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了,男有心,女有心,铜墙铁壁钻得进。有私情的男女是一个模子里扑出来的,只求偷欢,不知世间有羞耻二字,至于罪过是不进他们词典的,后果更不去想它了。缝好后,嫂子忍不住问:“小姑爷来得?”姑娘知道她的问题底蕴所在,红着脸说:“二嫂你懂什么嘛!我的这点事禾官是知道的。我的这点事,在英国人那里叫隐私,受法律保护的。你大惊小怪什么嘛。”

杭州的夜航船清早就到了绍兴。随着立在船舷上、手拿竹篙的老大震天一声喊:“西郭到了——!”船扑通一声靠岸停住。船老大把竹篙横放到船楼上,笑嘻嘻地对挤攘着的女船客关照:“别挤别挤,挤落了两个插枣白馒头、我可赔不起嘛。”

在船老大的关照声中,人们嘻嘻哈哈地上岸。

横在船楼上的竹篙头,哆哆嗦嗦地滴着肥大晶莹的水珠,“哆”一声,“哆”一声。

上岸了的陆家父子走了几步,儿子回头问爹:“什么叫插枣白馒头——船老大说的?”爹笑着,啪地打了儿子一脖颈,训斥道:“问它做啥?”

一进绍兴城,小街小巷两面全是鳞次栉比的台门建筑。孩子指着这些门户,问:“爹,这跟我们杭州墙门有点像又有点不像,这是什么门?”“这叫台门,”父亲说,“是绍兴独有的。”接着就向儿子介绍起来。

台门,是绍兴独有的民宅建筑,是浙东族群聚居的所在,形似杭州的墙门,一门关进,自成一体。但它要比杭州的墙门院落狭窄,又要比杭州的墙门院落纵深,以天井为单位的话,台门中一井里面有一井,一般的台门有三四井之多。诚如台甫、台端为敬辞一样,台门原是绍兴人对那里的官邸豪宅的尊称;后来,台门建筑在绍兴泛化了,这大门建在起码有三个踏步档高的台阶上,形似墙门院落的

东西便被绍兴人统称为台门。绍兴台门,姓氏命名的,诸如张家台门、徐氏台门、吕府台门、贺池台门,随处可见。特征命名的,比方朝西台门、斜角台门、乌漆台门、漏底台门,层出不穷;范围命名的,例如独井台门、九井台门、吕字台门、品形台门,鳞次栉比;贬义角度命名,唤作长毛台门、强盗台门、搭蛇台门、野鸡台门,比比皆是;当然还有以台门荣耀命名的,形似状元台门、相府台门、将军台门、祖师台门,星罗棋布。向来就有这样的歌谣:“绍兴城里十万人,十庙百庵八桥亭,越台鉴湖三不正,台门足有三千零。”初到绍兴城的,光说要打听某家台门的下落,就会令对方为难:你要打听正宗的某家台门,还是草鸡的某家台门?正宗的,是某家老台门,还是某家新台门?某家老台门还不止一处,分老老台门、老台门、老中新台门;新台门更说不准了,除了城里有多处外,青甸湖湖眼边、王家山山脚旁还有几处。至于草鸡的某家台门,你包裹雨伞带得来,铺盖行李背得来,住上一个月,未必拜访得完。绍兴的台门就这样多!

儿子听得好奇,说:“爹,你在这里等我,我到台门里去看一看。”也不等父亲答应,就嗖地跃进了附近的一个台门。孩子走着看着,过了一井又一井,到台门底时,呼地窜出一条大黄狗,汪汪叫着,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。孩子随手撩起一根棍子,向狗当头一棒,狗就势一滚,滚到了那头,孩子说声“打死你这无礼的东西”,举棍又要打去,被人截住了,是一位银须飘飘的老者,问:“为何无礼?”“我初到绍兴,你们是这样欢迎我的吗?”小孩一点也不胆怯。老者拍拍孩子的肩膀,送他到台门口,见了孩子的父亲,说:“贵子武气冲天,宜从武。”孩子父亲说:“谢谢老伯金言,犬子正要去报考保定军校。”“最好最好,”老者摸摸孩子的头说:“你以后再来绍兴,会大锣大鼓迎你。”后来的事实确被老者言中了,多年后,今天还是孩子的他,骑着高头大马,带着国民革命军第九军队伍过绍兴时,礼炮声声,万众争睹。不过这是后话了。

时间已到吃午饭的时候。秀才从楼上笃笃地走下来,说:“老小怎么还不来?”话音刚落,老小父子进了家门。

小妹陆水一见陆善到来,叫声“小哥”,赶忙上前帮他卸下肩上的东西,一把握住陆彪的手问:“这就是阿侄了?”陆善说:“快叫小姑姑。”陆彪叫了一声。陆善指指站在楼梯口的陆发说:“快叫二爹。”陆彪叫了一声。这时,秀才娘子从厨房送茶出来,说:“弟弟来了,请用茶。”转身就拉住了陆彪道:“侄大爷,让二妈好好打量打量。”陆善在旁对儿子说:“快叫二妈。”陆彪叫了一声,秀才娘子“哎”地应了一声道:“侄大爷长得高高大大,相貌堂堂,今后一定会发的,一定会发的。”这时,陆水打量着境况不佳的小哥,还只三十来岁的人,却老得可以给同龄的二哥当叔叔了,佝偻着身,秃着头,辫子干枯,衣着陈旧,颈脖的过早干瘦令喉结凸得非常显眼,黄牙板上残留着谦卑的笑容,一副寒酸相。心想,过继给人,尽管是自己的亲叔,总是苦的。毕竟是自己的亲哥,陆水有些心酸。

“来来,”站在楼梯口的老二招呼着老小道:“我们还是到书房说说话。”说着两兄弟上了楼。老小看着书房挂着的两副对子——“无事小神仙,有书真富贵”、“行云流水日月情,雕冰塑雪沧桑道”说:“老二,你仍是一副优哉游哉的神态,真羡慕你的生活。”“我是靠出租爹娘分给我的几十亩田地维持生计。饿是饿不死了,过是过不好的。”老小叹起了自己的苦经:“你倒还能靠爹娘分给你的田地过日,我是本该留给我的东西,我的两老抽鸦片都抽走了,死后一埋,欠债不说,你弟妹又病病歪歪了,今日延医,明日问药,我坐账房的有几个铜板一月,撑家糊口难啊!”说着两只眼角挂出了泪珠。老二安慰说:“有子没有十年穷,你有个陆彪,以后的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。现在苦日子熬熬就过去了。你说我好吧,可我有什么呢?”向老小摊开空空的一双手。老小说:“儿子你以后会有的,又不是七老八十了,‘我有什么’,‘我有什么’,说得这么早干什么?这里我是只望陆彪有出息了。噢——二哥,你毕竟是秀才,替我考考他。”说着站起来往楼下喊:“陆彪,上来,二爹有话问你。”

不一会,书房里响起了叔侄俩的对话声:

“什么学堂毕业的?”

“杭州陆军小学。”

“准备考什么学堂？”

“保定军校。”

“不想考举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要保家卫国，手中一定要有枪，状元手中都不一定有军队，考啥。”

“小家伙。”秀才拍了他一屁股道，“野心不小哇！”

儿子下楼后，原来假装在看书的老小走了过来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秀才说：“苗子是棵苗子。不过，时势造英雄，要看今后的时势。时势不配，天才也是狗屁。”

楼下，传来了秀才娘子的喊话声：“两兄弟下来吃饭啰。”

两兄弟下楼来，只见一桌子的饭菜摆好了。秀才娘子一边解着围身一边说：“小妹，你大哥大嫂去请请。”不一会，陆水回来，说大哥一早出门做生意去了，大嫂说大哥不来，她也就不来了。秀才鼻子里“哼”的一声道：“我们吃我们吃。老大脾气还不知道？恐怕老小敲他一竹杠，躲出去了！”秀才娘子一下子皱紧了眉头，白了老公一眼，埋怨道：“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侄大爷在这里，听了会不高兴的。”说着把好吃的下饭菜往陆彪碗里搯。在饭桌上，陆水邀请道：“小哥难得来，这次多住几天，到我家去玩玩。”父亲还没出口表态，儿子却一口回绝了，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事情一办成，明天就走，杭州的一大班朋友离不开我。”秀才娘子说：“怎么会离不开你——你是他们的统领还是管带？”陆彪说：“不，我们不是按照清军编制，按照的是大英帝国皇军编制，我是总司令。”爹“啪”地打了他一筷头说：“十四岁的小孩懂屁！牛皮哄哄的。”秀才娘子抚摸着陆彪的头说：“侄总司令的头不是随便可以乱打的！”在大家格格的笑声里，秀才娘子“哎”地叹一声说：“我要是有侄大爷这样的儿子，白天笑不够，晚上睡梦中还会笑醒呢。”

饭后,三兄妹坐到了一块,讨论起了卖屋的事。陆水说:“买主找到了。是我出嫁在张家台门的姑娘,叫林志英,做茶叶生意的,看中品芳里是绍兴到上灶的埠头,东山王化发出来的茶叶经上灶船可直接到这里。她买去不是住人,而是做茶叶栈房的。”“出价多少?”陆善问。陆水道:“一百五十块大洋。她说上落一些无所谓,反正都是亲戚道里的人。”听了这个出价,兄弟俩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陆水说:“这个价我评评,不上也不落,刚适中,小哥出价,出个两百块,谈时你落点,她上点,就成交了。”秀才嘴里像在尝咸淡似的“啧啧”的一声,说:“谈价易,叫台门里各个房头在契约上签字难,叫族长三太公签字更难!”

这旗杆台门,门面三间,到底九井,鹿顶山墙座楼房,除中间两井分别为花园、祠堂外,一井住一房,分别叫同德房、同福房、同禄房、同寿房、同兴房、同济房和同志房。长期以来,台门中人东迁西挪,进进出出,但台门的陆氏格局没有变。他们自称是陆游的后代,说陆游有七个儿子,分别叫子虞、子龙、子修、子坦、子约、子布、子聿,住宅为陆游替七个儿子所营建。但这只是他们的说法,有人怀疑过,要旗杆台门出示家谱作证,无奈他们以“家谱被战火所毁”敷衍。不过,他们台门口竖着的用来迎庆插旗的石牌坊,证明此说还是站得住脚的,因为礼教规定,“旗杆”并非有钱就可建的,起码进士及第、大夫尚书者方可有此设施。由于台门历史的悠久与光荣,平时要动台门中的一草一木,也要征得族长和各个房头的同意。像今天涉及房屋买卖,外姓人居,那更不例外了。目前的台门格局是:一井同德房的房子已归同福房,陆发两夫妻住;二井陆屹,同福房房头,人丁兴旺,与妻子陈志贞生有陆芳芳等二女四子;三井同禄房住陆之敏、陆金两家;四井同寿房陆亮一家;七井同兴房左房住光棍陆立,右房租住着光棍似三一;八井同济房二嫂嫂一家(其中一间楼房卖给了同福房,所有权是陆善的);九井同志房住三太公陆渊祖孙俩,陆渊是陆家族长。

三兄妹议而不决时,买主林志英到了。她二十五六岁年纪,旗